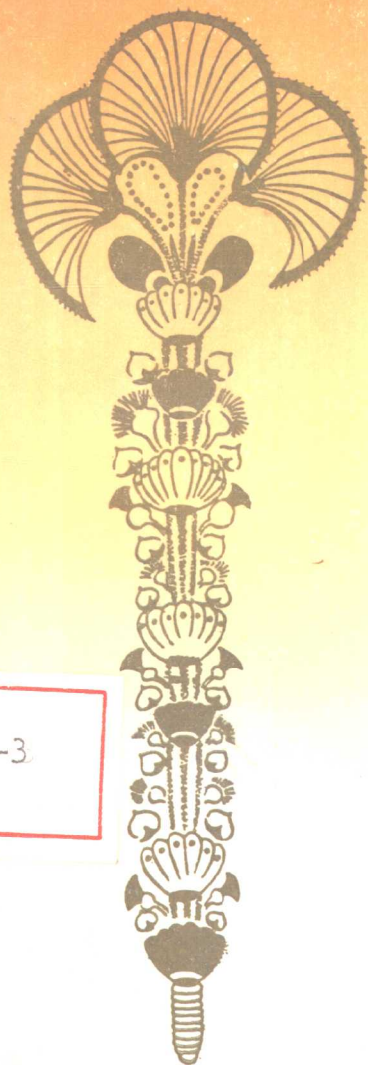


东方美学译丛

(苏) M. Φ. 奥夫相尼科夫 主编
王家瑛 译 李俊聪 校

中近东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近东美学

东方美学译丛

【苏】M.Φ.奥夫相尼科夫 主编
王家瑛译 李俊聪 校

(京)新登字156号

М.Ф. ОВСЯНИКОВ
ИСТОРИЯ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1985

译自《美学思想史》第1、2、4卷
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5—1987年版

东方美学译丛

中 近 东 美 学

[苏]М.Ф.奥甫相尼科夫 主编

王家瑛 译 李俊聪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路39号 邮编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6毫米32开 印张: 5.75 插页2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20 000 册数: 1-2 000

ISBN 7-300-01345-7
B·172 定价: 3.40元

编 者 的 话

东方古代文明曾以辉煌的光焰照亮了人类文明史并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源头。数千年过去了，东方古老文明的火炬至今仍放射着耀眼的光芒。世人仰望着它，惊叹不已，激动不已，为之遐思，为之陶醉，同时也为之在近几百年里的衰微而黯然神伤。在近代，西方文明于重游古希腊文明殿堂后获得了复兴，并进而以征服者的姿态企图统驭环宇。东方文明在西方人中，除一些胸怀开阔者外，被许多人仅当做西方文明的反衬，当做猎奇的古董，当做提炼或阐释西方思想的材料。

随着现代世界交往的密切，西方文明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全球文明格局的改观——“东方睡狮”的觉醒，“亚洲曙光”迎来了新的纪元，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向往的目光看待东方文明，包括东方艺术与美学。但即使这样，人们总的心理倾向和学术研究的风标仍偏向西方。东方文明的历史与现实价值并没有得到科学的估量。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使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几乎与此同时，知识界出现了“美学热”。西方美学和文艺论著被大量地译介进来。在不少人中，现代西

方的美学思维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既是一种解渴现象，又是一种缺憾现象。——对世界艺术与美学的研究，少了东方这一半，显然不可能形成全球艺术美学观念，更不可对未来艺术的发展做出较有把握的展望。美学与艺术的研究需要全方位的视野！

为了弘扬我国优秀的美学传统，挖掘东方各国各地区的美学宝藏，重振东方美学精神，以有助于我国当代美学的建设，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促进世界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包括美学的交流，近年来一些同志致力于东方美学的探索。1988年10月形成了一个小高潮，有40多位来自各地的美学专家与研究者，聚集一堂，召开了第一届东方美学讨论会。与会者还积极促使筹建东方美学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的一项任务，就是介绍国外学者对东方艺术美学的研究的状况。为此，我们就着手搞一套“东方美学译丛”，给有兴趣者提供较大的信息量，并对近年来有的同志已开始从事的东方艺术美学等的译介工作以新的推动。

西方美学的译介热近年不断升温。相对而言，东方美学还未受到足够重视。出这方面书，选取不易，更谈不上经济效益，故原只拟先搞出几本试试看。想不到出译丛的想法很快得到国内外美学和艺术界有识之士的热情支持，竟求得了十多种译著，涉及东方美学的主要源流。这一套即可推出十余本，当然还会有新的译著接踵而来的。可庆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以大家的风度和深邃的眼光，承担了本译丛的出版；出版社领导和责编王爱玲同志予以大力扶持与协助，令人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专家李希凡先生和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前田专学也分别为有关译本写了序言。

II

我们谨在此向所有的支持者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又时间仓促，译丛工作难免疏漏，望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1990年3月

序 言

我以为，这里所谓的“东方”，与政治上的东西方的概念似无关联，但我又想，如果从美学思想发展史上来看，这东方美学研究的兴起，又不无与多少年来欧洲中心的美学观有着相当的关系。在文艺领域袭用西方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美学现象，或者也可以说，用西方美学观念来硬套中国或东方艺术的发展规律，似是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觉察到了，而且开始倡导要研究中国自己的艺术美学了。

自然，探寻“民族韵律”的研究，在老一代学者中早已扎下深厚的根基，中西艺术美学的比较研究，近十年来也有所发展。然而，就世界美学史与论的规律性的探讨、概括和总结，似是仍以西方为中心，而难以涵盖东方艺术美学的特征。美学，无论东方和西方，当都有其共同的规律，而东方多文化古国，与西方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以至民族生活习惯、感情和语言的表达方式，确有相当的差异，因而，在美的概念、范畴的内涵和外延上，也就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与形态，在世界美学史上竞放异彩。

但是，由于人类社会史发展的不平衡，到了近代，东方落后了，在政治经济上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的对象，学术界也长期存在着西方为尊的思想，东方则成了未开发的处女地，而被历史地忽略了。这是连西方的诚实的学者都有所发现，有所警觉的，特别是在全盘西化鼓噪喧闹一时已经破产之后，中国学术界已开始惊醒，正在“回到东方”！当然，我们决非鄙薄西方，一切进步的优秀的艺术与美学，都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但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东方艺术与美学的规律和特色，东方应当致力于挖掘自己的艺术、美学的宝贵遗产，系统地、深入地探讨它形成独特体系与形态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科学地整理，这不仅对于建设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有益的，也大大有利于加强各国学者在东方美学、艺术领域的合作，弘扬东方文化，推动东西方文化艺术的交流和比较研究。

为此，在学者们的不断努力下，终于收集到各国专家有关东方美学的著作十余种，将以《东方美学译丛》的面目与读者见面。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我们期待各界有识之士给予积极地关注和支持。

李希凡

1990年 8 月

序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居住的地球骤然变小，地球上诸国发生之事瞬间即成新闻，传播四方。北京与东京，仅以 3 小时飞行时间相连结。今天，人类置身于必须以全球性广阔视野来观察和探讨一切事情的时代。更何况近临诸国、诸民族出现的事情，我们假如对之视若罔闻，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样讲，并非言过其实吧！在这样的时期，出版由牛枝惠先生主编的《东方美学丛书》，可谓极适时宜。

该丛书精选关于日本、埃及、伊朗、波利尼西亚、俄国美学方面可信赖且有价值之论著，这对于关心东方美学的读者说来，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尤其是把印度美学以及日本四位著名美学研究者的论著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于我这个以印度哲学为专业的日本人说来，就更加无比喜悦。

此次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使我有机会得以首访中国，迈入我长久以来梦幻中的、日本文化与宗教发源地的伟大国家。其间，担当我翻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东方哲学室主任卞崇道先生向我说明了这套书的内容，委托我为之撰此序文。虽出乎意料，然倍感光荣。我想这或许能

为促进和加深中日友好略尽微力，故欣然执笔。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前田专学

1989年10月14日于东京

目 录

第一章	古代埃及	1
第二章	苏美尔和巴比伦	24
第三章	古代伊朗	55
第四章	古代巴勒斯坦	69
第五章	东方穆斯林	82
第六章	土耳其	135
第七章	伊朗	148
第八章	伊拉克	155
译者后记		168

第一章 古代埃及

东方古老的和最发达的文化之一是埃及文化。埃及人在天文学（他们发现了“黄道十二宫”，发明了历法）、数学（特别是几何）、建筑工程学、医学、历史、地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埃及，人们非常重视艺术，艺术在那里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文字的早期发明（最古老的文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使得到今天能够保存下来许多与众不同的古埃及文学的典范；而且古埃及文学就是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也是有高度艺术性的、各种主要文艺体裁实际上都很发达的文学。流传下来的有古代的神话、童话、小说、寓言、醒世小说、哲学对话、颂歌、祈祷词、哀歌、墓志铭、爱情抒情诗^①。这最后一种诗歌保存下来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的抒情感具有强烈而深刻的感人力量，它们的精雕细琢的诗学技巧，令当代的读者也感到惊讶不已^②。因此，难怪正是在古埃及的抒情诗里“第一次发现了一系列世界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拥抱与慰藉的一夜过去之后，向鸟儿们请求慢一点把新的一天召唤来的恋人晨歌；向把恋人和他心爱的姑娘分隔开来的门的恳求；对姑娘的窈窕和美丽的描写和赞颂……”等等，“所有这一切，后来几乎在世界各国人民的艺术作

品，首先是《歌中之歌》中无数次地重唱和再现……然后，这些主题又贯穿在希腊和罗马的大抒情诗人——萨福、阿那克里翁、忒俄克里托斯、卡图鲁斯、维吉尔、贺拉斯、普罗珀尔修斯、奥维德——的作品中，它们为游吟抒情诗人和骑士抒情诗歌手所传颂，后又由这些人传给了文艺复兴时代的诗人。”③

在精神文化史上最先在埃及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的和有意义的特征是人道主义。从古王国时代（公元前3000年）就已流传下来一段祭司塞斯的类似题词的祷文：

“我从强者那里拯救了不幸的人……我给挨饿的人面包，给受冻的人衣服。我用自己的小船运送那些没有船的人。我埋葬那些没有儿子的死者……”大量的这类文字“证明，有一股强大的人道主义暖流贯穿着古王国时代埃及的整个文学，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思想”④。

从古代起，首先是由于祭祀和仪式的需要，音乐和造型艺术发展起来了。法老们和州长们的身边总有一批雕塑家、歌唱家、舞蹈家、音乐家。在稍后一个时期，宗教戏剧发展起来了⑤。在埃及甚至可能有过流浪演员剧团⑥，这个设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古代埃及的绘画和雕塑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安哈弗的半身雕像、司书卡伊的全身雕像、哈特塞普苏特王后、法老埃赫纳顿的雕像，以及奈菲尔蒂蒂〔1〕的栩栩如生的美的形象，都以它们的现实主义的高超技巧至今使观众感到惊讶。

〔1〕 奈菲尔蒂蒂王后，属第18王朝——译注。本书凡页注〔〕者均为译者注。下同。

既然艺术在埃及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在社会上备受尊敬，因此，在古代埃及出现了第一批用文字材料记载下来的审美判断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这些判断不是埃及司书们所追求的目的本身，必须在分析保存下来的一切文字材料并考虑到有关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重新恢复这些判断的涵义^⑦。

显然，在文化史上我们首先在古代埃及人那里发现了已经高度发达的关于美和美好的东西的感觉。关于这种美感从原始人起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只能猜测，因为只有在古代世界最早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埃及文明和苏美尔文明——的文字材料中，这种美感才能找到自己的最早的、概念上的规定。

在埃及，有发展兽形神神话的传统^⑧。有些兽形化神被画成是兽首人身的，或鸟首人身的，但是，对于埃及人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是美的理想化身。这是埃及美学中的一件令人惊讶的怪事，同时也是它的重要规律性。公牛、母牛、鹰、山羊、豺狼、朱鹭、蛇，等等，被看作是神圣的东西，人们崇拜它们，向它们贡献牺牲。但是，埃及人从不把神的美同动物的形象联系起来，而是把它一方面同人的体质、道德美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同阳光的美联系起来。这双重意义上的“美好的”是神和女神的经常修饰语。可以想象得出，宗教信仰的传统主义（最古老的图腾崇拜，即把某些动物神化为类的保护者，等等）在这里同埃及人的审美理想发生了一定的冲突。

据说，太阳神拉之女、他的“心爱的眼睛”、女神哈托尔-泰美努特同父亲吵嘴后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在努比亚人的

土地上窜来窜去。但是托特（神）用智慧把她驯服了，她的形象改变以后回到了埃及。古代作者兴高彩烈地欢叫道：

“啊，你的脸庞多么美丽，当你回来的时候，你也兴致勃勃！”^⑨ “自己的兄弟苏的美丽的妻子”，“美丽的妹妹，泰芙努特坐在雄伟的宝座上”^⑩ 等等。“美丽的”这个词在古代作者那里从不离口。对于埃及人来说，这个词用在女神、女皇和妇女身上意味着什么，这可以从埃及雕塑艺术所塑造的一系列妇女形象中得到解释。这是五官端正、胸脯微微挺起、身材匀称窈窕的姑娘的美，值得人爱的美。有一则神话说，伊西达（神）企图用计战胜塞特（神），她“变成一个四肢和五官都长得很漂亮、举世无双的少女”来勾引他^⑪。

同样，奥西里斯（神）在神话中经常叫做“英俊少年”，“西斯特琴的像貌出众的、漂亮的演奏者”^⑫，高尔（神）经常叫做“漂亮的婴孩”，“埃及的漂亮皇帝”，等等。

很明显，古代埃及是光的宗教和光的美学的祖国。太阳神拉自古以来就是埃及万神庙中的主神。随着菲弗在中王国时代政治作用的提高，地方神阿蒙神^{〔1〕}成为埃及最高的国神。但是，他并不排挤拉，而是和他融为一体。单一的神阿蒙一拉成了“众神之主”。最后，在废除了以阿蒙为首的无数埃及神和确立了对统一的和唯一的阿顿神（太阳神）的崇拜的伟大大宗教改革家埃赫那顿^{〔2〕}时期（公元前14世纪），对

〔1〕 原为底比斯地方神。

〔2〕 即阿蒙霍特普四世，古埃及第18王朝法老（约前1379—前1362）。

阳光和太阳的崇拜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把太阳神绝对化的趋势，在埃及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一神教的主题。阿顿神，即本身为太阳的圆面、以自己的光和能赋与万物以生命和存在的太阳神，成了唯一的神、宇宙万物的创造主。阿顿神颂歌的古代作者还在《圣经》（旧约）出现之前就惊叹道：“啊，你创造的东西多么丰富，你对人的世界隐藏起来的东西又有多少！唯一的神，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你是唯一的，你按照自己的心愿创造了大地，有人、牲口和所有动物的大地，他们用自己的脚向下踩，用自己的翅膀向上飞。”^⑬ 埃赫那顿的一神教改革未能克服埃及宗教信仰的传统主义，但是被神化了的阳光在古埃及人那里经常被崇尚为最高的福和最高的美。

在埃及文化中，自古以来光和美就被视为同一的。神的美的本质往往归结为光辉。例如，在《金字塔铭文》中歌颂了女神努特的“光芒四射的”美：“你用自己的美充满了天涯海角……努特，你像下埃及的女皇那样光辉灿烂”^⑭。

在献给太阳神拉的颂歌中，神的光和美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

“当你的光辉煌耀着酣睡着的人的脸庞的时候，
所有酣睡着的人都崇拜你的美丽。
在你离去之后，黑暗重新笼罩着他们，
每个人重新躺进自己的坟墓里。”^⑮

光和美在这里成了埃及人在他们的神话中认为是由太阳转化来的“生命的赐与者”，生命的始源和基础，光和美是

古代埃及人的最大幸福，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因此，他们这样珍视光和美，不断赞美阳光的美^⑩，把阳光的美当作是自己的神的主要属性。奥西里斯以自己“美丽的”容貌“照亮了”地狱^⑪；高尔“以自己的美丽照亮了阴阳两世”^⑫；关于古代的女神，埃及诗人这样歌颂道：

“她的美丽闪闪发光，金色的女神兴高彩烈，
于是黎明便来到大地上……。”^⑬

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首颂歌中，阿顿神以自己的美闪闪发光：“你，活生生的圆盘，生命的始源，在天边光彩熠熠！你在东方的天边升起，你的美充满了整个大地。你美丽、伟大、灿烂辉煌！”^⑭

在古代埃及，美和光是如此的完全同一，以至埃及人可以说：“……被称为‘唯一的星星’的就是巴斯泰特的高尔，由于它的美，人们才能看见。”^⑮这里所说的美，当然是指这颗“星星”的光。由此可见，在古代埃及的美学中光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美学范畴，因为早在古代埃及人就因为他们关于美和美的东西的概念同太阳的光辉联系在一起了。

在埃及的美学中，也像在古代和中世纪的许多文化中一样，美同善和福是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纪元前22世纪石棺上的铭文中，伊西达赞叹道：“我——伊西达比诸神都善良，比〔诸神〕都美丽！”^⑯这几个词经常互相混用。例如，在《奥西里斯颂》（纪元前15世纪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诗句：